

不亦乐乎

——浅评「乐见长沙」路边音乐会

洪浪淘沙

傍晚的微风拂过，湘江中路办公楼里沉淀了一天的疲惫被徐徐吹散。回家的思绪沿着人民西路向东，直奔黄兴广场地铁站而去。

“月亮把把，肚里坐个爹爹，爹爹出来买菜……”

忽然，一曲奶声奶气的民谣随风飘来。顺着声音的方向望去，原来是“乐见长沙”路边音乐会的首演现场。此刻，童声的纯真与甜美冲淡了夏日高温带来的疲倦，前进的脚步不由从地铁口转向临时搭建的音乐会舞台。

夜幕降临，舞台逐渐被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团团围住。夏夜的BGM也由《沁园春·长沙》和《我把湖南唱给你听》的旋律渐次奏响。舞台上，长沙音乐学院师生演奏的交响乐为伟人诗词注入磅礴气势，长沙话民谣与花鼓戏旋律的融入，则让“湖南长沙”四个字从抽象概念落地为可感可触的乡音韵味。

《好汉歌》与《生命之杯》相继响起，观众不约而同齐声伴唱，点燃了现场气氛。前者的江湖豪情与后者的足球激情，恰好击中了长沙人霸得蛮、爱热间的性格底色，也让音乐会从“观赏”模式切换为了“参与”模式。

必不可少的流行歌曲随后轮番上演。《蝴蝶》和《二十二》的青春叙事、《这就是爱》的热烈告白与《若是月亮还没来》的自我治愈，Beyond的经典旋律让老中青三代在此刻达成共识：自由，热爱，永远是向上而生的最高注解。

除了歌曲的编排极富巧思，本场路边音乐会令人动容的地方更在于它足够“有意思”，因为它把音乐从音乐厅的“神坛”请了下来，还给了街头，还给了每一个匆匆路过的普罗大众。没有高高的舞台，无需高价的门票，路过的外卖小哥可以“踹一脚”听会儿歌，带孩子的宝妈能被邀请上台玩听曲猜歌小游戏，甚至连指挥棒都可以交给一个素不相识的观众。这种“零距离”，打破了传统演出中“演员”与“观众”的界线，让在场所有人感受到了快乐与松弛。当交响乐不再是正襟危坐的遥远回响，当流行歌不再隔着屏幕触不可及，当素人的歌声也能获得乐队的即兴伴奏。这种活色生香的、自带城市温度的音乐表达，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艺。

人潮退去，夏夜的BGM也随着路边音乐会的结束按下了暂停键。对，只是暂停，因为在未来的一年里，人们还将在长沙的街头巷尾、广场花园、夜市商场与“乐见长沙”路边音乐会不期而遇。因为在长沙，“站着吃、站着听”，是这座城市的肌肉记忆，也是它骨子里的松弛感；因为在长沙，艺术不再是需要精心筹备才能奔赴的仪式，而是随时随地即可拥抱的日常。而长沙的文旅园景里，也从此多了一种可能——不只有口味虾和茶颜悦色，还可以有路边就能唱，站着就能听的群众音乐会。

“乐见长沙”，乐见的是音乐回归街头，乐见的是每个人都能被一首歌温柔以待。路边音乐会也不仅是演出形式的创新，更是公共文化回归生活本位的生动实践。让艺术真正延伸到城市的毛细血管，让每一位市民都能成为文化生活的主角，这就是长沙最本真的模样。

文艺零谈

主 办 长沙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长沙晚报社
承 办 长沙市作协、长沙晚报文体科技创新新闻中心
协 办 长沙饮食集团长沙杨裕兴有限公司

望龙洲

谢永华

我无数次凝望龙洲，它的模样早已深深镌刻在心底。它有时像宽厚的长者，静静接纳我所有的烦忧；有时又像菩萨，安然静立江心，守护奔腾不息的湘江，庇佑两岸烟火人间。它历经江上无数狂风大浪，阅尽人间悲欢离合，也在晴日和风里，目送船只、皮划艇破浪前行，收纳江面所有的欢声笑语。

我常常在想，江岸散步的世人，或许和江中游弋的鱼虾一样，都是它悉心守护的众生。湘江两岸，永远是鲜活温热的人间百态：有人追风骑行，伴着晚风掠过滨江堤岸，把洒脱的身影留给别人；有人三五成群，于树荫下闲谈小聚，果皮纸屑中包含着人生百味；还有人守着江边小摊，摆上新鲜果蔬，或是衣服鞋袜，摊前高悬的小灯，温暖了路人，也照亮了虫们的前行之路。

我楼下的李姐，最是令我印象深刻。十余年前，三十七岁的李姐，独自带着十二岁的幼子背井离乡，来到长沙谋生。那是她人生中最迷茫困顿的岁月，无依无靠，唯有年幼的孩子相伴。初到省城，她很节俭，分毫必省，凑完房租与孩子的学费后，身上仅剩五百元积蓄。

生性要强的李姐，从不愿向命运低头。她明白，要想在这里立足，得有安身立命的本事，于是她放下面子，软磨硬泡，向娘家兄弟姐妹借了两万多元，准备创业。

她跟随一个叫明师傅的学习卤菜技艺，调味配比、熬制卤水、把控火候、辨识食材，每一处细节她都反复钻研、日夜练习。遇到不懂的地方，就捉着明师傅问，明师傅看她勤奋，就不厌其烦地指点她。没过多久，李姐就出师了。

摆摊谋生的辛苦，外人很难体会。早上天刚蒙蒙亮，她就开始忙活起来，清洗食材，调制卤料，以及火候的控制，她都放在有心上，生怕出现差错，而且常常要忙到很晚才收摊。好几次我加班回来，快夜里十一点了，她才推着卤菜摊回来，不锈钢盆子里还剩很多菜，和她脸上的汗水好有一比。

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客源，一天下来卖不了几个钱，她很着急，见到我也没有好脸色。我说你即使卖牛肉，也不能把你这张“牛肉脸”对着我，看着心里难受。于是我安慰她，陪她去江边散步，我开玩笑说你身上一身的卤菜味，跟你在一起，就像吃了一顿卤菜大餐，什么猪耳朵、牛肚子、土鸡和土鸭我都品尝了一遍，明天就不到你那里买卤菜了。李姐在我手臂上轻敲了一下，歪着脑袋说，那可不行，今天你只是闻味，明天必须得实战。我说，你又不赚我的钱，何必呢。有时，也要赚一点的嘛，就算没赚钱，赚到你的笑脸，我也算赚了嘛。你看江心的龙洲，我们还赚着看呢，看了就让人心情好，做事也更有动力了。李姐悠悠地说道。

辛勤打拼十几年，李姐从曾经一无所有、孤身闯荡的女子，终于在省城扎根立足，彻底告别了捉襟见肘的苦日子。如今，她凭一己之力，买下128平方米的学区三房，拥有了宽敞明亮、安稳温馨的家，手头亦有积蓄，再无往日的慌张窘迫。现在我们再到江边散步，望着龙洲，她脸上总是满脸笑容，再也不是那副“卖牛肉”的相了。我说，李姐，这个地方真是个好福地，不但旺你还旺我，你在这里是个小富婆咯。李姐说，何止旺你我，还旺大家呢，你没觉得我们的邻居，生活也是越来越好了吗？以前到我这里买点卤菜，还要挑拣半天，多一点都要切出来，现在好了，多了点儿也不介意。

最令她欣慰的是，当年那个需要她庇护的幼子，已经研究生毕业，正式步入社会，还找到了一份心仪的好工作，成为了她的底气与骄傲。

其实，我一直有个心愿，希望有朝一日能坐船登洲。以龙洲的视角，俯瞰湘江两岸盛景，看满城烟火在五彩斑斓的灯光中袅袅升起，感受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也常常遐想，烟雨朦胧中的龙洲，会是哪般模样。它是否偏爱晴空丽日，是否会在连绵阴雨天，也和我一样心情会有些许低落。

不得不说，龙洲二字让我想起龙舟，也许，它就是一艘巨型龙舟，满载万家灯火与千年古韵，静待世人慢慢发掘，细细探寻。

美丽长沙 洲岛风华

征文

主 办 长沙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长沙晚报社
承 办 长沙市作协、长沙晚报文体科技创新新闻中心
协 办 长沙饮食集团长沙杨裕兴有限公司

早安小城

陈慢

这是一个慵懒的周日早晨。旭日被阻隔在灰白云雾织就的帷幕之后，细雨也未能积蓄足够的力量飘洒。唯有林间清朗的风，卷着叶梢的绿意与私语，轻盈地停歇在我肩头。马路睡意惺忪，坦然地伸展着臂膊。偶有几辆早行的汽车疾驰而过，轮胎在宽阔路面激起一串白噪声后，画面重归静止。

路中央，横卧着一道海浪形的花坛。花坛边缘，深玫红的四季凤仙繁花似锦，花序别致的一串红，镶嵌在单瓣凤仙与橙橘色万寿菊之间。浓烈的色彩，如同一只生气勃勃的蜂子，窸窣振翅于路人的脑海。

道旁的桂树亭亭如盖。桂子在初夏时节如约成熟，深紫色椭圆形果实滚落地面，抬脚踩上去，噗嗤一声轻响，果皮果肉在前脚掌下爆破的触感，莫名解压。与之同期掉落的，还有观赏李好些深红浑圆的果实。一颗颗红果的表皮是那样光泽饱满，却不知为何，也早早地作别枝头。摔裂的果子令人惋惜，因为此时的果肉尚酸涩不已。

更多时候，与桂树相伴的是夹竹桃与石榴。夹竹桃花开婉约，朵朵粉红，似佳人鬓边的海棠，使这四季常青的绿树，在漫长夏季里，始终风姿绰约。石榴树低矮的身形，被挤在两者之间，原本灯笼般火红热烈的花朵，几近凋谢。它不顾路人的期许，铆足了劲抽枝长叶，却迟迟不肯挂果。

一只树麻雀独自在树下柔嫩的青草间跳跃，自在得仿佛身处自家庭院。见来人走近了，它才象征性地翻飞着羽翼躲避，却也并不飞远，只落在一尺开外的灌木丛附近，机敏地啄起一片腐化的植食，继而点画着灵动、难以捕捉的轨迹，消失于人们的视野。

我惬意地呼吸着步行道上明净的空气，思绪随之飘向先前去往山中采摘茶叶时遇见的情景。鲜少有人涉足的山道上，白花黄蕊的鱼腥草覆盖着略微平整的土壤，青苔如同林间随意漏下的天光，细密补白杂草间的空隙。拉拉秧肆意拦截进山的小路，锯齿状的叶片边缘布满尖细倒钩，像是随时准备给闯入者裸露的胳膊或小腿，留下几道红痕与疼痛的记忆。遮天蔽日的大树苍翠丛生，使得整个山林即使在艳阳高照的正午时分，也显得幽暗潮湿。耳边一丝风也无，只有恼人的蚊虫嗡嗡不止。花蚊子军团叫嚣着环绕在我周围，肆无忌惮地扑撞向我的身体。额头与脸颊因无衣物遮挡，不幸沦为它们疯狂叮咬的薄弱地。在这些“原著居民”的驱赶下，我只得弃林间清幽鸟鸣与簌叶上奇异的叶脩于不顾，狼狽地奔出山林。

原来我早已同那与人毗邻而居的鸟雀一般，适应了小城舒适有序的日常。晨起漫步时，路遇服饰鲜亮、肌肉线条流畅的运动达人，轻快步履间迈动着昂扬的朝气与活力。在预制块垒砌而成的护坡下方，白发老人佝偻腰身，悉心打理一片不足两米宽的菜畦，一锄一苗里，盛着小城人割舍不下的田园情怀。街边几间商铺悄然换了模样，让人惊觉小城的变化无声又迅速。透过地面散落的零星纸屑，依稀可见昨夜人群的熙攘。

整片居民区尚未完全苏醒，偶尔从某扇昏暗的窗棂里，传来碗筷碰撞的轻响。街边的早餐车早已布置妥当，小笼包与馄饨摊上方腾起一团绵白的热气，裹挟茶籽油与猪肉混合的脂香，温吞地招揽往来的食客。

街上人声稀落，唯独从附近高楼间一方不起眼的野池塘里，荡来阵阵蛙鸣。

我恣意地将赤裸的双臂伸进清晨凉爽的空气中，周身毛孔也随之翕张。目光再一次被树梢频频点头的绿叶吸引，愿与微风一起，轻轻拉扯小城夏日的衣袂。

万家灯火

等着

冯静妮

全村人都在等一个人回来。这件事没人说破，只是每年入夏以前，都会有人去给满伯家那棵香樟灌一次药。

五月的日头把田埂晒得发白。村支书走在最前头，裤脚卷到膝盖，沾着刚下田带的泥浆子。路边摘金银花的张四娣喊住他：“今年白蚁凶呢，莫啃坏了满伯家的墙脚。”

“放心，树莧下都喷透了。”支书揩了把额上的汗，抬头往坡上望。

满伯和满娣驰走了快二十年。他们的儿子建军，丢了四十一年。

那年“双抢”，日头把田里的水晒得烫脚。清早下了田，到正午回家，灶上蒸着茄子干豆角。两口子扒了两碗饭又往外走。满娣驰把碗筷收进锅里，盖好盖子，回头摸了摸趴在八仙桌上打瞌睡的军军：“在屋里好好睡，醒了写字，夜边回来给你焖土豆汽饭。”

下午的田里，打稻机嗡嗡地响。满伯踩得满身汗，满娣驰在后面递禾束子。箩筐满了，满伯就挑到晒谷坪去倒，回来接着踩。日头偏西的时候，田里的稻子割完了。他们收拾好家伙，挑着最后一担谷子往家走。

推开堂屋的门，八仙桌上，算术本还摊着。铅笔滚在门槛边。

满伯蹲在门槛上抽了一夜的旱烟。满娣驰没有哭，只是把军军那件汗衫叠了又拆，拆了又叠。

后来她就不怎么说话了。每年春天出了太阳，她就把军军的旧衣裳从箱底翻出来，挂在屋场树下的竹竿上。洗得发白的褂子、短裤，那件印着小老虎的小汗衫——旁边再挂几件新做的，袖子做得长出一截。

有人路过问她，她就笑笑：“留着呢。他回来要穿的。”

没有人忍心告诉她，派出所的人来过几回，走的时候都摇头。

树干上留着军军七岁那年用小刀刻下的名字，歪歪扭扭一个“军”字，已经被树皮裹进去半边。

满伯每年清明都要到那棵树下坐一上午，不说话。满娣驰走的前一天，撑着身子挪到树底下。枯瘦的手摸着粗糙的树皮，声音轻得像风吹叶子：“香樟啊，你好好长，替我等着军伢子。”

第二天她就走了。土坯房从此空了。屋场树却一年比一年茂密。

每年入夏，还是有人来这棵树下除草，扒开树根周围的土寻白蚁洞。起先是几个和满伯同辈的老人，后来年轻人也跟着来。再后来村集体专门买了药，每年五月固定安排人来灌。墙脚的裂缝有人补，门框上褪色的对子，总有人顺手换副新的。

去年有个年轻人蹲在树根边问支书：“这房子都空了二十多年了，还费这个劲做什么？”

支书正扒着土寻白蚁，头也没抬：“万一哪天军伢子回来了呢？总不能让他一推门，树被虫蛀空了。”

风穿过香樟的枝叶，沙沙地响。

前阵子有消息传过来。隔壁县有个寻亲的中年人，年纪也对得上，左手腕有颗痣，特征里写着“家门口有棵大香樟树”。

消息传开那天，半个村的人都聚到了屋场树底下。几个上了年岁的婆婆攥着衣角擦眼睛：“你看，我们守了这么多年……”

后来核实下来，不是。大家没说什么。婆婆们拎着刚蒸的艾叶粑粑往回走，走之前把树底下的落叶扫得干干净净。一个婆婆回头望了一眼：“没事，再等嘛。都四十一年了，不差这几天。”

夕阳落在香樟树的顶梢，叶片染得金红。风一吹，树影晃在土坯房的墙上，一晃，一晃。

那年“双抢”跑出家门的伢崽，如果还活着，该快五十了。那扇门，从来没开过。

总有那么一天的。会有个鬓角花白的中年人，沿着晒得发烫的田埂走上来。他会在屋场这棵香樟树下愣一会儿，抬头看见树干上那个被树皮裹住半边的“军”字。

他会伸出手，慢慢摸上去。

然后他抬起手，推开那扇虚掩的门。

小山说

8版

长沙晚报

2026年7月23日 星期四

文苑

责编/张辉东
美编/吴志立
校读/肖应林

长沙诗（四首）

魏斌

屈子祠

湖大知新村
始建屈子祠
重建书院内
寄取后人思
贵族精神在
华人谁不知
才学动天地
当为万世师

谭嗣同故居

先生仁学如明灯
大夫第里大师成
戊戌变法成大义
从此国人敢牺牲

杜甫江阁

湘水向洞庭
诗人多郁闷
大师归去日
湘天有泪痕

兴汉门

百余年前热血郎
长沙革命气昂昂
十字路口东南角
松坡犹在望北方

萧相峙云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

使用公筷公勺
促进餐桌文明

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
长沙市文明办